

羊城晚报记者 朱绍杰

近日，“文化名人大营救——深圳美术馆馆藏丁聪《东江百日杂忆》组画暨专题美术作品展”“丹诚相许——中国文化名人营救艺术文献暨廖安祥捐赠书画特展”相继开展，从不同角度呈现七十余年前那场惊心动魄的文化名人大营救。

现当代老、中、青三代画家在先辈革命者的感召和激励下，以各自擅长的方式创作的文化名人大营救主题美术作品，包含国画、版画、油画、雕塑等不同美术体裁。“大营救”虽已成为历史，但在文化人的精神世界中却留下深远回响。



何香凝美术馆展览现场

危难见真情 丹诚心相许

“文化名人大营救”的艺术回眸

背景 百年党史中的奇观：“最伟大的抢救工作”

1941年12月7日，太平洋战争爆发。同年12月25日，香港沦陷。昔日繁华的维多利亚港燃起战火，众多文化界知名人士成了日军追捕的对象，危在旦夕。在这紧要关头，中共中央南方局书记周恩来多次紧急电八路军驻港办事处，由办事处主任廖承志组织并部署多方力量，以最快、最安全的方式，将一大批文化人士转送到各游击区和大后方。一场惊心动魄的“大营救”就这样悄无声息地铺展开来。

这场“大营救”历时近200天，中国共产党与日军、伪军、土匪等斗智斗勇，出奇制胜地营救了滞留香港的抗日爱国文化界人士、民主人士及其家属800余人。“大营救”任务之艰巨、规模之大、时间之短、营救人员之多，让人惊叹，而整个过程中未牺牲一人。

亲历 丁聪：“终生难忘的一幅漫画”

6月29日至8月1日，“文化名人大营救——深圳美术馆馆藏丁聪《东江百日杂忆》组画暨专题美术作品展”在深圳美术馆展出。展览以“大营救”亲历者丁聪所作《东江百日杂忆》组画为主体，呈现了当时文化人的视角和感受。

江民报》画过的漫画最为难忘：“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直接画在蜡纸上的画。铁笔划在有点网的钢板上跟用毛笔画在纸上的劲儿完全不一样，好不容易才完成了这一幅使我终生难忘的漫画稿。”



东江百日杂忆之一(漫画) 丁聪 1987年 深圳美术馆藏

深读 在诗与史的“悟对”中回望故乡

故乡题材很常见，而散文集《东城外》还是给人意料之外的惊喜，谢新源笔下美善兼备、人天气息浓郁的故乡令人流连，这得益于他突破乡土散文写作的乡思乡愁乡恋之情，并在这种常见的情感表达方式之上，试图在历史和文化的视野中，重新认识与定义故乡的创作尝试。

新源的创作构思中时，精神性的故乡在他心中复活了。当然，“出走半生”的谢新源已是成熟的作家，无论是思想的深度还是艺术的高度上都完全具备了体认故乡的能力，所以，他才发出“故乡是谁？故乡在哪里？你真的认识故乡吗？”的疑问。

参与 廖安祥：无私无畏的“梅州大侠”

深圳何香凝美术馆“丹诚相许——中国文化名人营救艺术文献暨廖安祥捐赠书画特展”，展出“大营救”时期珍贵的书画、文献和影像等历史资料60余件（套），侧重从香港地下党工作者、大营救参与者廖安祥的视角再现这次大营救。

经典 许钦松：形神兼备再现茅盾、邹韬奋



蔡迪支 许钦松 1981年7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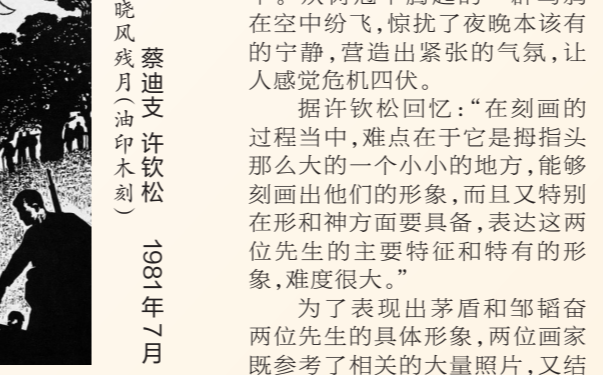
日前，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特别节目《美术经典中的党史》介绍广东画家蔡迪支、许钦松的版画作品《晓风残月》，是众多文化名人大营救主题美术作品的代表。

点睛 陈履生：艺术不能离开社会和现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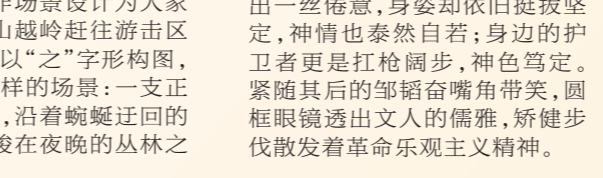
对“大营救”相关主题的创作研究不断深入，亦被阐发出越来越多的当下意义。“上个世纪40年代初以叶浅予、丁聪等画家‘画自己’的表现，正成为我们今天的镜鉴。”在原中国博物馆馆长陈履生看来，当我们今天重新回首这一历史事件时，更重要的是他们用艺术的方式参与社会现实给予我们今天的启示：这就是艺术不能离开社会和现实，不能失去“画家的职责”。

后语 评论需要悲悯与智慧

一年前，在一次新闻评论研讨会上，我说了一个观点：评论要向文学回归，要杂文化、散文化。为了让读者能听进去，我以写法律评论的一位大咖为例，说他的文章严谨、扎实、振聋发聩，但表面上看，却看不到文学性。



丁聪专题展览现场



赏桥 显隐结合寻找“第一缕光”

信仰是什么？信仰就是照亮心中的那束光，就是指引人生为之奋斗的那盏灯。广州作家王溱的长篇小说《第一缕光》通过一个广东花县青年女子阿四妹寻找她的引路人——共产党员高恬波的故事，书写了一名身处最底层的无产者于走投无路之时，在共产主义的启蒙下，如何走上革命道路成为一名共产党员的艰辛历程。

后语 评论需要悲悯与智慧

柔和、睿智的眼光看着你，用一两句话就破解了困扰你多年的难题，让你觉得自己是个傻子。他的智慧从哪里来？是从与天空的对视中来，从与大自然一草一木的交流中来，从戏台上别人的人生感悟而来。他在一个村庄里，看多了来去与生死。他在某一个瞬间大彻大悟。他年轻时痛哭过，也大笑着。他知道了这个小社会的运转规则，懂得了人性的复杂，接纳了美好与邪恶有时候会同写在一张纸上。

赏桥 显隐结合寻找“第一缕光”

信仰是什么？信仰就是照亮心中的那束光，就是指引人生为之奋斗的那盏灯。广州作家王溱的长篇小说《第一缕光》通过一个广东花县青年女子阿四妹寻找她的引路人——共产党员高恬波的故事，书写了一名身处最底层的无产者于走投无路之时，在共产主义的启蒙下，如何走上革命道路成为一名共产党员的艰辛历程。

小说的叙述分明采取了“显”与“隐”的两条路线。“显”的一条就是浓墨重彩地叙述阿四妹为了逃避嫁入地主家的婚姻，走上寻找共产党员高恬波并参加革命的过程；“隐”的一条则是高恬波并没有正式出场，总是出现在阿四妹的叙述中或脑海里，成为她心中的光和寻找的动力。这种叙述模式，使“显”与“隐”既对立又统一，“隐”引导着“显”的发展和走向，“显”在通向“隐”的道路上不断呈现出波折和合，而最终达成“隐”与“显”的合一。

阿四妹是怀揣着高恬波在花县指导农民协会开展工作时送给她的报纸开始逃婚的，她去广州城寻找高恬波。但一进广州城就碰上广州起义的失败，高恬波去了江西。她在救了她的好友阿康哥后，在江西寻找高恬波。一路的寻找过程，既是她识破阿康哥的真实面目又爱上他的过程，也是她帮助英德的青年女子招娣逃婚、救英德的妇女小孩识字、在仁化参加农民运动、在广州成为地下交通员、到南昌援救高恬波，最终成为一名共产党员的过程。

阿康和陈甘是阿四妹的同行者，他们一明一暗的身份和行动让阿四妹的寻找过程生出了许多曲折与迷茫，这既帮助她认识了人性与革命的复杂性，也认识了共产主义的无穷感召力。阿康对阿四妹谎称是共产党员，可以帮助她去寻找高恬波，但他隐藏起来的身份却是一个逃避赌债的破产户子弟。他见多识广，也懂得一些革命的道理，还煞有介事地指导阿四妹搞军事训练。为了追随阿四妹，他在广州也参加了地下工作，执行联络的任务，还真的成了一名共产党员，最终他在参与营救高恬波的行动中献出了生命。陈甘是花县一个地主的儿子，明的身份是国民党警察，但暗地里是在出国留学时就信仰共产主义，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回国就是为了做地下工作给革命打掩护。阿四妹逃婚的对象原来就是这位被称为“软壳癞龙虾”的地主家公子。当阿四妹在仁化农民暴动的领导人阮啸仙的屋里见到冒险来送情报的陈甘时，才知道信仰是不分阶级的，陈甘信仰马克思主义并变卖家产支持农会革命。

作为共产党员的高恬波虽然始终没有正面出现在小说中，但通过阿四妹对她的描述以及在遇上困难时就回想起“高姐”一言一行的叙述，高恬波的形象却又非常鲜明：她教花县的妇女识字，教她们革命道理，教育她们要自强自立，不能当工具，要翻身，要干大事，不再低人一等，她帮农民看病，是一个深受爱戴的称为“活观音”的“高医生”。

小说最后通过陈甘的介绍，读者终于知道高恬波是在江西省委遭破坏濒临受命到南昌工作的，据在牢狱里的内线了解，高恬波被捕之后，敌人软硬兼施要她交出江西省委的名单，日日轮番逼问。当陈甘、阿四妹等正计划营救她的时候，她已被敌人酷刑折磨牺牲了。

小说的高明之处就在这里，高恬波虽然着墨不多，但形象却高大无比，这就像中国画的画月一样，月不是去正面勾勒的，而是通过对周边星空的渲染而衬托出来的。

小说中的阿四妹最终在高恬波的启蒙下，成为了一名共产党员，接替着她的信仰，在农村继续开展革命工作。“显”与“隐”的两条线融合成了一条线，信仰力量的无穷由此而凸显。

好。记得我上小学的时候，可以在田野里准确地指出，某一个坟台下埋着一个人、两个人还是三个人，在差不多连说了七八次之后，村里人骇，说咱们村出了一个“异人”，那些人不知道，这纯粹是一个数学概率问题，和后来我在酒桌上与人猜拳，也能连赢七八次。这不是智慧，这是运气，但它让人快乐。期望读到这本书的朋友，哪怕其中的某一篇文字或某一个观点，能够给你带来一点点的启发与收获，那也是我的荣幸与快乐。